

为中国女工立像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予阳

我和我的祖国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云南大理国际影会上,中国摄影师燕苍娜的中国女工肖像作品个展受到广泛关注。

资料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70%以上,为全球最高。大多数成年女性包括妻子或者母亲都会选择家庭与事业兼顾,他们不仅在工作岗位尽展才华,又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比男人付出了更多的辛苦和努力。但是,很少有镜头对准这一独特群体,尤其是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女工。燕苍娜的女工系列肖像作品记录了这些女工的影像,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把镜头对准她们

在大型国企、世界500强企业新兴际华集团总部工作的燕苍娜,46岁以前,她每天摆弄摄影机对准的大都是会议、集团领导、来访领导等。即便去生产车间也都是陪同领导去调研。

“我们眼里看到的都是漂亮厂房、先进设备、完美产品,很少去了解工人是怎样工作的,有时候领导与生产线上的工人聊天时,我们想的也是哪个角度拍摄能把领导拍得更自然一些。”燕苍娜说。

因为工作调整,燕苍娜2015年9月份起担任企业集团工会女工委,开始服务女工。在走访生产一线女工过程中,那些被忽略的形象开始走进她的视野。

燕苍娜所在的央企有几十家企业分布在20多个省区市,有冶金、轻纺、装备、医药、应急、服务六大板块,主要产品及业务包括球墨铸铁管、管件、钢材、工程机械、纺织品、服装、皮革皮鞋、特种和专用车辆等,涵盖了制造业许多行业,集团女工达2万余人。作为女性,燕苍娜深知,她们和男性一样劳动,还要照顾家庭,非常不容易。她们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有什么愿望和期盼?燕苍娜决定将镜头对准这个群体。

女工肖像摄影第一站选择了河北石家庄,这里有燕苍娜所在企业集团的一家制鞋工厂和一家服装厂。燕苍娜的第一张女工肖像就是在制鞋厂车间拍摄的。

“一两千人的工厂,拍谁呢?我只是凭感觉。后来就看到了她。”燕苍娜说,“当我走到那个女工身边时,她正在加工流水线上忙碌着,快速瞄了我一眼,就这一眼吸引了我。”

燕苍娜支上相机调好光线后要求那位女工看自己一眼。女工快速看了她一眼后马上去忙碌,她说话的间隙也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这让燕苍娜根本来不及对焦。燕苍娜对那位女工说,你要停下来多看我一会儿,等我对焦,然后闪光灯闪过你再低头干活。没想到那位女工很不以为然,反问她:“那不是摆拍了吗?”

燕苍娜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用过去拍照的惯性思维。燕苍娜问她:“你知道我走了大半个车间为什么单单在你这里停下来吗?”女工抬起了头,态度也缓和下来。燕苍娜告诉她:“你知道你长得有多美吗?”女工憋不住趴在工位上大笑起来。燕苍娜很诚恳地说:“你的眼神很清



燕苍娜(左一)携中国女工肖像摄影作品参加大理国际影会。

(资料图片)

澈,脸上淡淡的雀斑有些调皮,这让你更加生动。如果你穿上时装走在T台上,你的气场一定会艳压群芳!”

燕苍娜真诚的话语让气氛轻松起来,这位女工的表情也更生动自然了。接下来的拍摄很顺利,她从侧面、正面拍了好几张后,把相机放到女工面前,那位女工看了照片很吃惊,“你拍得太好了,从来没人把我拍成这样”。

有了这次经历,燕苍娜总结出一些经验,那就是不要支上相机就去拍,这些工人不是时装模特,很少有人隆重地为她们拍过肖像,她们不习惯面对镜头。

在后来的拍摄中,燕苍娜选定目标后,就一边支设备,一边聊天,问她们多大啦,结婚没有,有孩子吗,上几年级,家里是否有老人帮忙,是否经常加班,每周能休息几天,等等。

那些难忘的面孔

从热火朝天的铸造车间到繁忙的服装加工流水线,从华北平原的钢铁厂到新疆的牧场,在一次次走近这些女工的过程中,燕苍娜看到了一个日益清晰、鲜活的女工群体。她们与男性一样在工厂工作,比男性付出了更多辛苦和努力,她们或者坚毅、或者隐忍、或者刚强、或者疲惫、或者自信、或者迷茫……她知道,自己拍到的是这些女工真实的面孔,而不是一个个面具。

“20多岁的女工眼神里多少有些迷茫,40多岁的女工更多的是坚韧。我不想过多解读她们的心绪,我觉得她们面孔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已经很多,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体会。”燕苍娜说。

在这些女工的照片里,有一组新疆女工照片特别突出。燕苍娜说,“这几张都是穿工装的新疆维吾尔族女工,她们的表情各不相同。这是一个还在实习阶段的学生,有一张漂亮面孔,自信满满。这一位是刚参加工作的,眼神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鸟。这一张是新疆一家农牧公司剪羊毛的工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成熟、干练……”

有许多女工的面孔让燕苍娜很难忘。

芜湖一家钢铁厂的女工,她的工作是看护用皮带为高炉传送矿石、煤粉之类的原料,一天只有她一人在工位值守,燕苍娜爬上高高的楼梯才到了她的岗位。在做准备工作时,那位女工告诉燕苍娜,她在读大学的儿子也有这样的三脚架和相机,儿子整天喜欢照相,还喜欢出去旅游,她说自己的工作虽然累些脏些,但这个岗位相对收入不错,自己文化程度不高,有这份工作和这样的收入她很知足。

“她的话对我触动很大。”燕苍娜说,“原来我以为她会抱怨自己干这样的苦活儿,心里会不平衡。开始,我对她很同情,沟通后才知道,她的内心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很满足。”

还有一位即将退休的南京装具公司备料女工,气质很好,拍摄全程那位女工都在发自内心地微笑,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她的美丽。

燕苍娜如数家珍,给记者展示一幅幅照片,言语间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位是贵州贵阳一家制鞋厂的缝纫工,气定神闲,气质不输平面模特;

这是广东阳江一家铸造厂的检验工,大专学历,很内向,女工的内敛与坚硬的钢铁形成一种对比;

这是湖北襄阳一家纺织厂女工,厂里的劳动模范,在织布机旁穿梭,目光坚定安详;

这是安徽芜湖钢铁厂的一名检验工,研究生学历,她背后就是炼钢炉,正在出钢水……

她们改变了世界

燕苍娜告诉记者,在中国女工项目拍摄中,她很受触动,一线女工真的很辛苦!她们用柔弱的肩膀,展示着惊人的倔强,支撑起所在行业的发展,展现着面向全球的“中国制造”。

那些女工对燕苍娜的拍摄也有不理解,但更多的是欢迎。因为,从来没有人

这样拍过她们。燕苍娜有时会连续几个小时只对准一位女工拍摄。

以中国女工为创作对象,燕苍娜拍摄了分布在18个省区市、26家工厂近300名女工,包括纺织、服装、钢铁、建筑、食品、医药、农牧业等行业,并建立了中国女工视觉档案。

策展人安光系这样评价中国女工肖像,“在全球化的影像下,中国制造的商品影响着世界。在形形色色的工厂里,那些女性劳动者,多数情况下处在劣势,在性别上、生理上、收入上都无法与男性相比。燕苍娜用女性的视角,以关爱和平实的角度,拍下处在劳动场所的女工肖像。把这些平时容易被人忽略的人物定格,使我们获取了这些并不熟悉的面孔。这些照片,让我们未来在研究中国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劳工史以及女性角色与地位等方面提供了详实的影像样本”。

也正是中国女工肖像所展现出来的任劳任怨、朴实无华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打动了很多国际摄影节的策展人、摄影影评人。多家国际机构邀请燕苍娜带着她的女工肖像去参展。

燕苍娜告诉记者,拍摄女工的经历使她改变了很多。她说:“拍摄一线女工让我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让我懂得了感恩,感谢我们可敬可爱的基层女工,感谢每一个人的付出,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这些爱岗敬业的一线女工是企业里最可爱的人,她们从事的工作环境艰苦,但她们始终几十年如一日地认真工作。这些女工最大的愿望是工厂发展的越来越好,自己收入越来越高,孩子有好的出路……

“我拍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随着时代不断发展,也许再过10年,这样的车间不会再有。我想,一定要把她们的影像留下来,这也是对时代的一种记录。”燕苍娜说。

未来,燕苍娜打算聚焦女工这个群体,去接触更多的工厂、矿山,一直拍下去,为中国女工立像。

在凤凰山下、黄河岸边的兰州北编组站编组场里,有这样一位老工长,他常年与13980台减速顶做伴,从事减速顶维修工作30多年来,每天脚踩检查减速顶,一个月踩坏两双鞋,周围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踩蘑菇”的老工长。

老工长名叫欧阳强,是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北车站综合设备车间减速顶维修班组长,已经59岁,今年是他的最后一个暑运,对于每天都要打交道的“铁蘑菇”,他有着很深的感情。欧阳强对减速顶维修的每一套设备、每一个螺栓、每一个部件都非常熟悉,对这份工作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

减速顶作业是调速的重要一环,减速顶是铁路专业名词,相当于汽车的刹车。因为它扎根在铁路线两旁,被铁路人称为“铁蘑菇”。

暑运期间,烈日炎炎,热浪滔天。作为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铁路枢纽,兰州北车站物资运输日益增多,每天担负着数十万辆货车的解体、编组工作,一列列货运专列在这里汇聚,密密麻麻的股道、南来北往的列车场面甚是壮观。

在货物列车解体作业中,下峰车辆的调速非常重要,欧阳强每天的工作就是检修减速顶。他说,自己的方法主要是用脚踩,“一个顶踩下去,阻力很大,有点费劲,这是正常使用现象。如果踩下去很容易,油气明显不足,那就是有问题”。作为编组场内众多调速设备的一种,减速顶减速不仅是保证车辆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提高车辆周转和运输效率的关键所在。作为减速顶维修工,欧阳强和他的同事就是保证车辆快速编解、装载物资车辆安全的守门员、把关人。

兰州北编组站编组场有减速顶股道72条,安装了13980台减速顶,每天一遍遍脚踩检查,对减速顶维修工是非常大的体力考验,每天每条股道至少要走一个来回,步行10公里,一条股道走一天下来两条腿像灌了铅,一个月踩坏的鞋就有两三双。“2019年暑运,是我经历的第30个暑运了,也是我的最后一个暑运,虽然我快要退下‘踩蘑菇’的工作岗位,但我还是要兢兢业业,精心修理,把控安全质量关,站好最后一班岗。”欧阳强说。



在货物列车解体作业中,下峰车辆的调速非常重要,欧阳强每天的工作就是检修减速顶。他的方法主要是用脚踩。

强 科摄

太行山里的“夫妻学校”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王永周

地处太行山腹地的赵家崇教学点有一对夫妻教师,他们一起备课,一起家访,一起批改学生作业。30多年来,夫妻俩相濡以沫坚守在大山里,教过的学生有400多人考入大学,30多人考上研究生……他们就是河北邢台市临城县岗西学区赵家崇教学点教师高永起和他的妻子葛英芬。

1984年,高永起退伍返乡。当时村小学急需老师,他主动承担起这个重任,拿起书本、走上讲台,开始了从教人生。几年后,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和老教师退休,老师再次严重短缺。一面是几十个渴求知识的孩子,一面是有点寒酸的代课费,高老师思考再三,动员高中毕业的妻子葛英芬来学校代课。几十年来,高永起夫妇不仅在工作上倾注心血,还不断钻研业务,先后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

赵家崇村是典型的贫困村。为了不让学生因贫穷辍学,高永起夫妇经常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为孩子们垫付书本费和医药费,还多方联系为贫困孩子申请救助。几十年来,高永起夫妇资助过的学生达上百人。“教育是一种守望,我在守望中感受到了幸福。”高永起说,“我愿意用毕生去守望乡村教育,守望这些孩子,守望自己的梦想。”



高永起(右一)、葛英芬(左二)夫妻俩送孩子们放学。

(资料图片)

最美铁路人

“秋老虎”肆虐,骄阳依旧似火,在绵延万里的铁道线上,繁忙依旧。飞驰的“铁龙”与钢轨摩擦发出独特的“咣咣”声,运载着无数物资奔向天南地北。

作为铁路车辆最重要的部位之一,轮对就好似它们的“鞋子”,夜以继日地奔向各个目的地。可就像我们的鞋子一样,轮对也会出现擦伤、剥离、轴承异响等问题,这时候就需要换轮作业,也就是为车辆“换鞋”。

作为全路最大的站修作业场,郑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北车辆段郑州北上行站修车间,承担着管内郑州、商丘等6个运用车间扣修故障货车的临修任务,每月平均检修临修车达1300余辆,更换故障轮对近450余条。

8月26日早上7点30分,趁着气温还未升高,车间修车大库内修车下部班组更换轮对大部件小组的职工们已经进入岗位。随着两只铁鞋被快速塞入车辆轮对下,车辆换轮作业正式开始。职工李金峰、程志斌、翟亮钻入车底,蹲在不足1米的狭小空间中,依次拆除车辆脱轨自动制动装置拉环、上拉杆圆销等车辆配件。这些车辆在正式检修前,需要编组、调车,已经在30多摄氏度的室外晒了近3个小时,这些“吸饱”热量的车辆外部温度约45摄氏度以上,这对于



图为职工更换完列车轮对后,将转向架推送至列车底部。

赵晶拍摄

蹲在底部作业的工人来说,其感受可想而知。

6分钟后,这些配件被顺利拆下,3人钻出车底时已是满头大汗。按照分工,翟亮指挥,李金峰、程志斌两人推动100公斤重的电动架车机准备开始架车作业。对好位后,两人同时按下开关,常年的配合让李金峰、程志斌默契十足,强大的压力使架车机发出轻微的抖动,待架车机升至标准位置后,他们将重约50公斤的防护铁马置

于车体两侧下侧梁作防护,然后合力推出近3吨重的车辆转向架,之后使用天车将转向架吊起,换上故障轮对,装上新轮对。最后,对整个转向架复位检查、落车。

换轮工作全程约25分钟,仅仅一条轮对换完,李金峰、程志斌身上的汗水已经浸透了工作服的大部分位置,可他们每天需要更换15条轮对以上。

“我们的工作在保证货车运行品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安装不到位,